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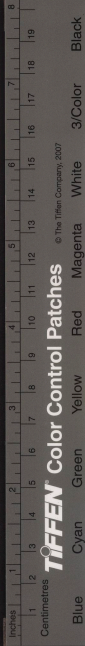
履佈僕不忠

△ 又 丙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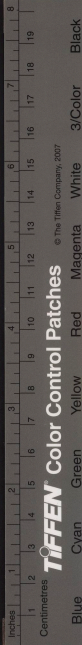
歲之前歲之後而承教旨洋、纜、佩服何歎先生不倦之誨與好學之心老而彌篤尚父武公得先生而三其年七十三矣回首岳髻之志竟成影嚮浮游真不堪自對伯順歿而孤學鮮克自立平生簡拙賴天之靈得先生提命且因先生而得遊沅陽南皋少壘景逸諸先生之面目精神春風沂水至善在前恍然若有所聞別後想慕道範常于夢寐見之此情此誼不可向他入道也世道益不可言由學爭鳴儒風不競不希高慕奇則嗜偏趨僻而托跡于禪者且欲駕吾儒之上使聞先生知行合一心理合一之訓于性地上猶一体認不恍然自失乎斯道在天下常如一日而汗隆之幾實有甚某嘗謂學人不忠有異同之見患存形跡多忌諱遠不能共証此學同借大道承先生指示某何敢自外昨亦向刁蒙吉言之笑令侄居仲何遂作古人念之不禁連斷

○ 又

元霄前小僕持台教至四月之四日勣王玟復傳示諭諭迴環數日先生之誨我也至矣某幼而讀書謹守程朱之訓然于陸王亦甚喜之三十年來輯有宗傳一編其人不下四五十謂識大識小莫不有孔子之道小德之川流也及謁先生溼頰指示覺人繁冰消殊非傳宗之旨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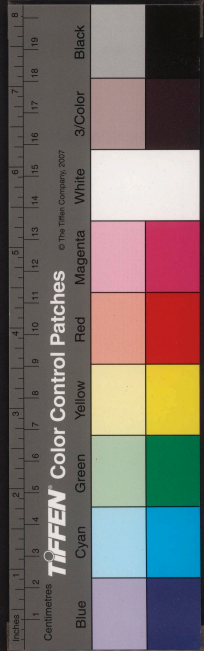


止存周張二程朱陸王七子標曰傳宗錄然于舊所彙四五十人者終
不敢有散佚也若云付梓淺學曲識不能自信烏能信天下後世也念
宋文憲方正學根極理要開我明道學之傳後彙數人為一編內雖有
學焉而未純者要皆各具一得錄以備考此三種者皆欲携以就正恨
未得各家全書零星收錄不成片段適于同志中得兩人焉一守建安
一守姚江其嘗舉先生言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江沒而
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守建安者謂建安何病在姚江之支離建安
守姚江者亦極言姚江無病其守之專而衡之嚴兩人者固各守師說
不至流為陳相但未免虛益虛實益實倘于先生之言更有會焉且于
陳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雖稍有異朱則成其為朱
陸則成其為陸聖賢豪傑豪傑聖賢即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
又何病焉其謂學人不宜有心立意亦不必着意求同先儒不同異後
儒何處着眼試者後古帝王賢聖放伐不同于揖讓清不同于任不
同于和清任和不同于時殷之三仁所生之時同所事之主同而或去
或奴或死判然不同亦各存其所見而已矣先生云少墟之方南臯之
圓不能圓其所方其所圓則圓可也方可也如毀方而圓便非豪傑
本色北中所見教者即姚江後生指天泉四無之說亦當辨直諱之益
某唯有佩服間嘗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調停而是之見



念不墜之緒，即剥喪殘，貞必存乎其人，譬之適都者，雖南北之異遠，近之殊要，必以同歸為止。摠之學以尼山為宗，孟氏不同道，姑舍是，乃所願獨學孔子論性之原，孔曰性相近，孟曰性善，孔子道具全，孟子指其本。孔子謹于習，孟子充其端，而義互資。此正尼山大中至正一無所倚，非純乎天而人不與者，其誰能之。克己之難，孔子獨以語顏氏，元公純公而下，亦未易言。某于先生，皈依之久，言無扞格，今遵逮安者，痛除頓悟以為顏子，極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于頓人，已隔判事物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于一日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費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而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不可以分言。則頓之非虛，而漸之非實，當不作岐觀矣。心性合一，虛實合一之旨，見先生善誘苦心，欲舉斯世，借登于至善之域，其於某之衰鈍愚腐，應有以答其聲。曠也道，体病瘡瘍，逾四月，氣血自耗，幸為道蒙身，其顛毫日甚，夙疴時萌，肢體大非昔比，獨此兢，不敢自怠，恨途賒，節短，未能請益，瞻望壇坫，神飯依又

其又



某從事於學有年矣知其不可不致強蹈之知其不能久蹈之如澄
心定氣亦迫思與真性相見然靜坐時未免有朋從之擾所云恍有一
不發之體凝然於無聲無臭之地發未發皆見之殆星淵矣明知此處
他人難以着力而神情扞格豈容易認故求此言之無滲漏猶緩而求
此心之無粘滯更急有一事為洞知其不足動念也而發不及覺即日
用或可相忘也而夢寐或乖之乃知根源之地纖毫未淨難以語學前
歲見先生所性之蘊周徹四則俱得豁然矣先生於大中刪改可謂益
端大札詳示及質疑四則俱得豁然矣先生於大中刪改可謂益
密非前此粗而今始精也前此疎而今始密也數年後安知不今見為
精者後又見為粗乎今見為密者後又見為疎乎摠之道無終窮先生
之學自與之無終窮耳未稿敬置案頭日夕瞻對如領投命也沈龍江
泰交記領訖于度寄未書稿附上

又

再讀于度所寄書迴環不忍釋手謂易以乾坤冠篇書以堯舜冠篇詩

以周文冠篇春秋以尊王於天冠篇如一身之有冠冕一家之有大宗
一切上衣下裳皆不敢出冠冕之上一切小宗別宗皆不敢出大宗之
上只此教語統宗會元體用俱備至如舜之大聖而道其心湯之大聖
而禮其心孔子之大聖而矩其心是謂理學釋氏本心之學不可謂之



理學曾以至善為宗孟以性善為宗周以純粹至善為宗是謂傳宗釋
氏無善之宗不可謂之傳宗皆確乎不可移某間先生之論匪朝伊夕
更有所質者本心二字肇自孟子孟子闢楊墨功不在高下陸子直接
孟子之傳而獨提本心以示慈湖則釋氏之本心與孟子之本心其間
自何分途乎無善無惡雖禪家宗旨然楊明學之把握以天地萬物為
本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用其所謂無善者謂無善之可名正至善也
則無字似不必以辭害意先生以慈湖龍谿而隨無聲無臭與無善無
惡此言傳師者之過而非師傳者之過陸王亦可原也朱陸一時并起
朱王前後迭興摠之分孔子一得未嘗不可踴足而立今必以張朱為
正宗陸王為別宗非某心之所安某於張朱深切師資陸王非有私昵
本心所見非敢強違故傳宗錄一編周程張朱近陸王僅七子耳此區
區之意先生所見自是中正某未免有偏嗜焉已見難克如此昔韓范
論西事不合希又拂袖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曰希文事便不容商量
耶希文意亦解學問事較國事何如正好與先生作商量也鄧子元錫
欲得其語數則入宗傳考此中無伊集敬以煩記室

復梁如星

僕平生薄德薄福從來無受享之事亦不敢妄起受享之心出門拂亂
情景難堪此正薄德薄福人所應受者夫何言鄉中人未俱道體中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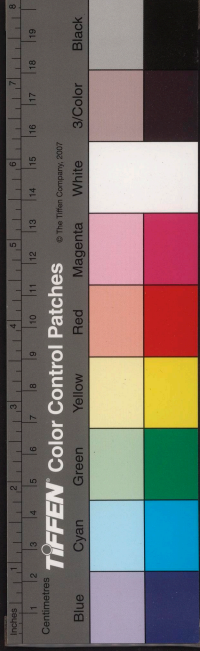
健懷抱如前此足徵道力堅足矣益有得秋闈時大河南北紳士道恬
者莫不詢問且感考社丈為德於豫崔西菴為德於淇皆為僕客中生
色我輩做好人做好官萬不可輕易錯過益信斯昆古道到處不昧僕
出門原為幼子託壻江南俟此願遂返轡故園劾管幼安閉門掃墓與
考社丈朝斯夕斯了五十年夙緣也里言寄懷一笑

寄社君異

吾鄉中人未無不仰親丈之高無不憐親丈之苦至有謂形容顛顛大
非曩時僕明歲擬歸家展墓相見時當更憐衰朽之顛顛耳令師認理
提綱海內學人無不推重但為韋太簡復益以說約二十餘則非立見
又有述聞十餘則望見二十餘則僕謂師說久湮大家拈出面目一新
是亦我輩傳習之功省身之一也因搆斯婦敬以告親丈與國鎮高堂
定健公即學有成借先門楮匪淺開美令叔昨寄一函喜舌存足矣

寄史赤豹太史

生平恨未得識令兄先生面然屢有知己之言雖未敢告之于人固無
時不任胸臆間也悠々蒼天感嘆何極先生才品真是二難吾鄉南北
倚為山斗第出門時意欲由蘇門而金陵而武林親師配友閩水尋山
一了夙願在苒至今眼暗耳聾已成廢人矣益生得入龍門聲味自遠
携得佳詩歸來弟日夕誦讀宛見顏色適有便鴻欲此寄候小言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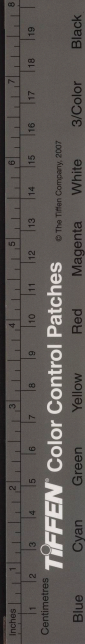
就質有道齋儒面目大都如此

卷乃非有

千里得一士猶比肩僕出門四載所得無幾而符夢云亡失我良友近
今言之不禁淒斷年兄學古有獲大河南北實罕其倚大江以南聞有
其人而未得于目覩豈敢輕言天下士手教天人理欲閉頭着的去究
竟做不去此見近裏着已做功夫故覺有半上落下一暴十寒正可以
硬淺學滿假之病前從符夢口悉潛航之人真所稱高隱士僕病雙耳
學未有成為儒而齋豈堪同日語耶述湛虛司馬欲訂社於懷衡彰之
間如昔諸耆之所以奉康節者僕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胸次足以包
諸着本領足以裁諸眷固無所不可僕多病不耐應酬而器隘眼前地
步不能寬區之病不能自醫豈能醫人之病歸里未卜何日晤面亦
難期學問一事寥々乏人理年兄努力省有言漸覺繁蕪俟稱錄教前
承翰規注念存沒感佩何能忘以歸里人使爾此代晤輓符夢詩幸為
焚之墓門將千里一嘔

又

年兄斯文正統一剌大有功於此道讀之不忍釋手前叙亦不記作何
語俟東昌洛上而先生有言當簡舊稿剗潤之耳學問之事後古千聖
萬賢摠在日用常行處得趣綱常名教上取齊小異同各成所見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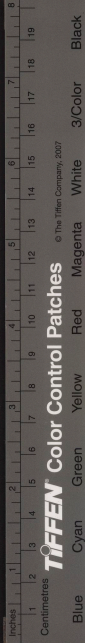
尹惠不同於孔子高湯文武亦不同於堯舜所同者仁也石齋謂古人
不同處我輩正好着眼孟子不同道姑舍是獨學孔子此是何苛願力
當補當洩兩言迺東昌述涇陽之語僕偶舉以告我同人憶江村吾
友確守姚江之說入門既專學有自得今一二及門尚守師說而不變
年兄獨謂紫陽無病、在文雖紫陽後人用其方遂成虛病具見深心
定力不搖于他岐他日傳紫陽之派者其正統已在斯乎僕生平獲此
二良友快當何如向未編輯規摹甫定條理未清目力心思日減一日
俟有定本當就正耳近業載日譜小見携去可去者幸為削之出門六
年同人莫不思歸展墓一續舊遊不知得遂比願否蓬菴書附覽

寄董正誼

千餘里未喜得橋梓以親見古人為快手教至侯仲嘉適有字未策勵
切至亦猶之乎足下勉、不怠之意同志有人此道不孤大抵學問一
事只是求慊此心此心得慊無限悅無限樂然須緊、防一愠字枯寂
冷淡熬熬不過便起怨尤廢半途敗末路者大率坐此足下猛力精心
已得之于見端之始勿忘勿助當奉足下作回字箴也

寄侯仲嘉

別未千餘里過蕙城得董正誼其人者真是下一流僕以平昔與足下
語、之渠為躍然手札到日正誼字未復述所以與足下語二君素在



心識久不相聞何一旦寄思同時而至此見我輩聲氣之通不約而合
喜甚慰甚評史功課此中定自有得許候賜教酬應紛紜不及多布歷
落幽人致艱危賢者心當以此二語為贈

寄仇異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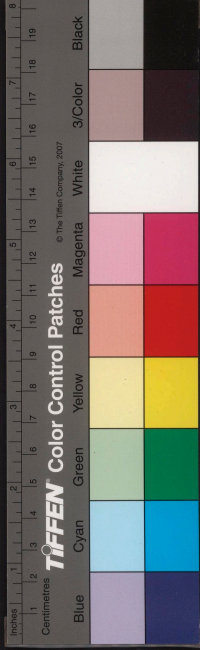
尊翁作古不能匍匐靈前一慟言念逸老社中吟歌追隨此情何堪吾
丈弱体苦塊中不能一慰視此情倍倍也子車氏云送死足當大事
又云守身為大我謂不能守身者必不能當大事者也吾文善自愛令
堂高年送死養生而念並切讀行實字：真惻惻率題數言心緒久不
佳不能作得意語耳今叔祖雪虛先生傳便寄數冊身型家範於吾丈
見之同志更欽其有後耳

寄李符夢

每讀手字切：以學問為事牽我千里停雲之思竊念此事患不信患
不肯寔：下工夫果能信而下工夫五經四書皆我註脚夫豈他求千
聖萬賢亦豈有異道哉千里未讀書人不少而讀一字識一字識一字
行一字恐萬里亦不多見其人也博見深荷提攜瀕行種：雅意感何
可忘蘇門草一冊請教寄題責志軒有陽明之成說在

答王五修

字中俱見真切用工非口頭襲取也疑者悟之門固深喜吾子之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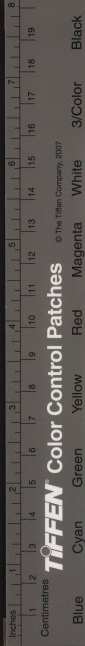
疑也不觀不聞是本体戒慎恐懼是工夫此不待問而知陽明曰見得
真時戒慎恐懼是本体不觀不聞是工夫是合本体工夫而一之也初
學未能合一須認得本体分明實：下手作工夫之方得融成一片
不觀不聞人：有此本体而真寔作戒慎工夫須是至誠至聖之人無
工夫是無本体也錢緒山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見得未真終
難冒認所疑戒慎恐懼中有許多兢業本體何在不觀不聞中聲臭俱
無工夫何着此正是當年緒山寔請你工夫處只循此戒慎久而靡聞
將見兢業忘而本體日充聲臭泯而工夫轉密尚何本體工夫之而岐
哉陽明又有言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亦是此意

又

前字云白沙謂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未方有商量處不知着甚麼
去養端倪是甚麼東西商量個甚麼物事此見五修學力真切從源頭
處理會這段了連便無隔碍人生十營百慮無論有事無事勞擾紛馳
求一刻之靜不可得念菴云知止所以歸靜也非用戒慎功夫焉能知
所止乎能知止則勿忘勿助莫躍奮飛日用之行習皆天地之着察所
謂養出端倪者此也方有商量者此也晦翁教人看未發前氣象亦是
對靜之人說

寄故園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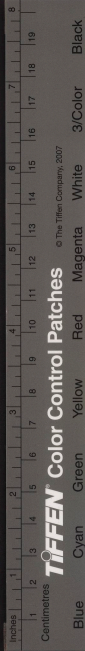
癸巳



連年為瘧鬼磨弄咎在與小人為綠氣志未清陰陽未調今歲齒齒過甚所居之室風雨不避而傭人與頭畜無處安置當此時仁民愛物之心勃然而動即欲推於皆備之外不可得予平日因心血太少遂尔思慮偏多當病時火益盛而思益熾夢固夢醒亦若夢童稚時父母膝前兄弟弟啼喚光景依然在目平昔交善之人特握手追隨不知此身為七十老人也不知此身在千里外也因悟黃梁夢片刺今生百年旦暮千里同堂原非謬語耳眼前病勢似平只心跳不止思多出位乃知古人慎思近思為切己着東工夫君子之九思尼父之志寢食以思姬公之夜以繼日以思皆非無畔岸而少溢于位之外也何思何慮摠自近與慎始然而未易言也偏拈一聯云斷應醉之詩文以休吾慮除微細之煩惱以寧吾神嗣後日服此藥勿敢

寄陳國鎮

近代尊陽明之學者在良知駁陽明之學者亦在良知尊之者謂良知乃千古聖學秘密藏至陽明始發不思良知非陽明所創言乃孟子所已言也駁之者以其所論崇畔程朱且良知憑虛滯寂近於禪亦不思良知非陽明所創言乃孟子所已言也駁之者與尊摠無當也夫經四書之言無不通貫先正學向所從入處便是所得力處良知者陽明



之所從入湯明之所得力也到得力時各圓滿無
有餘彼無不足道一而已矣况聖學以有用為大孔子
志在東周孟子志安天下能明德親民止至善便是
大學如無實用而空談名理曲學耳儒儒何閑輕
重有無之數哉世廟稱王守仁有用理學便是孔孟真
血脈令師江村夫子亦云從祀孔廷得陽明可
痛洗道學之腐我輩尊德行知須索見得良知而
致之則良知非陽明之良知乃我之良知也若只從
言語議論卜度意見以求良知祇是病良知耳故
愈菴曰近日講良知是存良知一厄

答陳子石

允言及是下者無人不敬其苦節無人不憐其苦節守身之義甚大報
親之恩正長適與未吉言之悲矣墓碣之文此時不暇料理容付霖先
寄未斷不忍負也俟歸時過廬中一叙

答趙未吉

吾人不知學莫不以苦趣作樂趣何謂苦趣世上一切濃艷以薰惑者
皆是也沉溺不返樂極生悲苦莫苦於此矣何謂樂趣澹薄明志寧靜
致遠循習既久無窮之味出焉樂莫樂於此矣學者須先破此關定此



歲寒集抄卷之三
志向後終有實際處

興尚威如

易說六既偶尔指出未有深解及下一發揮暢哉之所未言其於易也深矣易乃聖學之源能于此理會五經四子諸儒語錄一以貫之進不已其所成就正未可量耳勉之

歲寒集抄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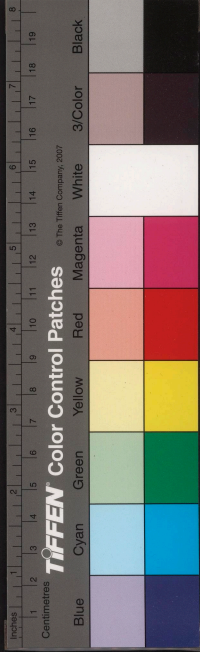
容城孫奇逢啓泰父著

門人吳 珊
三男 望雅 全編

書

寄王生洲

相别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險阻不忍聞不忍言景沂未握手對泣嚙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來純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死則死有欣當應適而適則適有攸當此微箕比干所以同歸於仁也羌親翁平時諫草多偉論迂國變在差而遜可為一代殊絕人物亦何恨



歲寒集抄卷之三
志向後終有實際處

與尚威如

易說六既偶尔指出未有深解及下一發揮暢哉之所未言其於易也深矣易乃聖學之源能于此理會五經四子諸儒語錄一以貫之進不已其所成就正未可量耳勉之

歲寒集抄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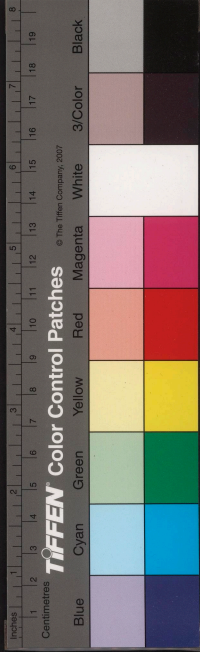
容城孫奇逢啓泰父著

門人吳 珊
三男 望雅 全編

書

寄王生洲

相别十餘年相隔數千里死生流離艱險阻不忍聞不忍言景沂未握手對泣嚙定追思恍在夢中竊意古來純忠大義不一途應死而死則死有欣當應適而適則適有攸當此微箕比干所以同歸於仁也羌親翁平時諫草多偉論迂國變在差而遜可為一代殊絕人物亦何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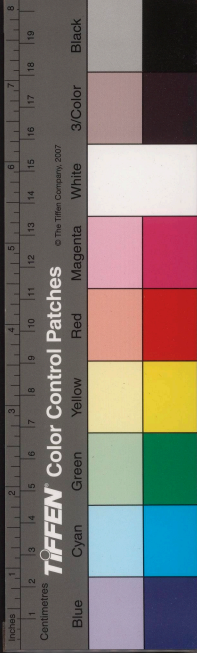
獨弟苟延殘喘無足重輕殊可媿也弟未出門先二兄已作古甫至蘇門先妻復客死想昔鼓盆人忍慟作歌其歌也情當不減于慟耳婦媿不能圖寄葬蘇山之側亦不知何處是安土也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在近不能窺遠在遠則可以測近景沂洞患此机親翁此身儘自寬綽矣令孫女暨孫女兒此兩件皆托福蔭冗次不盡俱在景沂腹中

寄倪獻汝

僕燕右腐儒衰遲漂泊自昇沉後浮家于山岑水渚者若而年自謂喘息餘年不填溝壑尚欲策勵老妻圖振振窮蒼于萬一年求友于四方而真賞斯道者寡。薦馨南遊得良友為快奏見婦持手教殊慰數年仰企令兄先生以忠魂領袖一代先生復以鑄鐸振教東南真所謂雲翔天外鶴唳雲中當剌棘陵貞獨存碩果嚮還實甚暨讀序箋宗傳儒釋防維佩教良多此書原甲申寓永^澤時偶成之未及訂正迺復有七子一編其中有欲請益者路遙不能就正念量先生所歷未得一卒業想自有足見若水寤寐有年此心此理應不以南北海隔耳深山大壑相望徒殷臨書唯有翹結

答陳按君溧水

某衰病腐儒謬蒙大跣齒及奉肯綮送頤某何人邀此異數感恩知己而念並切但以流寓朽樵未敢以尺牘奏謝已托灑洲行塢兩先生轉



致下懷不謂漢蒙翰論至勞公勇兄惠顧山中所望於出入者過高而
補續以請蒲輪廷議以延綺皓比曠古殊寵豈且難施於菲德之人然
既承老公祖國士相過不敢不披衷以陳其五十餘年老賢書未嘗就
一官臨似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平生多病兼短於才不得不以丘壑
相安倘不自揣而冒昧一出勢必狼狽而歸區區不足惜不重為老公
祖知人之謫半年逾七十終老煙霞得藏一日之拙正所以報明公千
載之知遇也筆不能盡者公勇能悉之北向九頓銘楮踈惶

田又此復先生遺子何敏未贊庚子

某草野愚戇辱明公之知過雖沉雜聲橫即及獲安與兒童私語食息
苟存莫非明德而踪跡濶踈數年竟未得以尺書奉左右者蓋謂某之
感恩不與衆人等明公之鑒野人者應亦在尋常候問外也昨公勇請
告過蘇門曾託面致鄙詆盟讀翰敬殷切且重以世兄辱臨遂巡台命
且感且媿昔許平仲寫共城姚公茂常遣其子侄來問學平仲各因其
氣質而擴充之皆為有元碩儒巨卿鬱然絕學之偶今某之捨陋不能
寬平仲藩籬而世兄家學有源一見遂覺道氣可悅甚佩服衷衷何能為
請益地語云聞所聞而未見所見而去先生固知某之大概矣平仲興
學所聞世道人心甚大今日之平仲非明公其孰望焉草湊不備

寄胡蒼恒郡伯



老公祖治上谷已有日矣施德在人頌聲匪口二十城凋敝之後再見
龔黃即深山窮谷靡不浹治某衰遲丘壑垂先他鄉雖感德有心而
安卑引分未敢輕瀾清嚴躬督畊牛為太平農叟足矣于家齠中得先
公祖徵及行載過承推獎且俯察於形迹之外使某得遂其私敬披鄙
衷為老公祖陳之某少抱胃疾每夏秋之交廢飲輒作便成例病進死
之志葉餌呻吟消磨殆盡世人不察遂有隱士高人之目某知之最明
量之頗審蹒跚之骨既未可馳驅迂拙之身遂久成廢匿乃病也非隱
也老公祖既諒此情俾安所往麋鹿之性得適於長林豐草間苟安半
設是皆台仁之賜也頃張生持詩箋下錫詳述明公相念至意自須何
人奪禮下至此然感激之私嘿不可卒廢小什拜揚明德語云酬知
原非一途感恩則甚淺矣區區下懷唯老公祖垂察焉非敢以頑鈍踈
放自甘於戮民也臨楮可勝踈仄
報泚石友却伯
不肖流寓蘇門遂愧幼安彦方輩之在遼東也明公礼下高風不啻接
以昆弟之禮視公孫使君蓋過之矣舉處一事諒主爵公曉重名器爵
自不及惡德復承督撫按起送素京之旨愧汗盜甚此事前承老公祖
美意欲有所舉副意曾面悉之幸台臺知我之深信其言匪誑也以後
之事全借老公祖主持蓋茅有舍種公有田仗在蔭得免一切僮徭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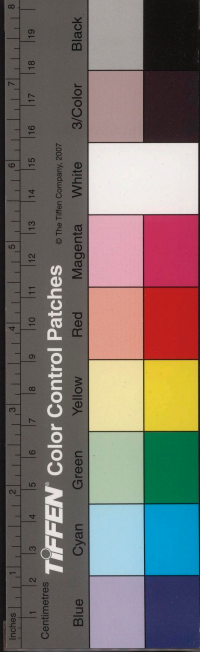
擾鄙願足矣敢有非分之望耶李君孔昭見今在薊門山中舊於友人
相聞大貺登拜病况不淹

寄馬玉筍

弟老態日新聲蹟自廢遂于天上故人久踈鱗羽然山公聲聞遠邇
之知先生尚置憂峯病子于懷袖間也行老十載神交昨始謀面詢某
數年來廬舍田產所受享者俱先生之賜其感先生不啻某身承僕于
室東新闢一區築一節課稚子誦讀灌園于其中倚仰野壑經年不入
城市近輯諸儒傳宗錄已成帙貴鄉曹真予先生近儒甚推之恨未見
其著述鹿奉營伯順僕生平益友儒宗嫡派先生素所知者其家孫盡
心以丙子賢書託一縑于涿鹿圖為而世營堂菽水之養今首節不飽
而孤立寡援昨與行老言之行老亦念其為賢者之後先生操人倫之
鑑况于伯順有緇衣之好稍為引手僕之啣感又何啻身承也

寄范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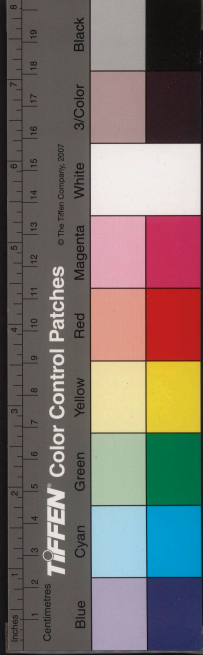
壬午相別於今十五年矣不奉手教又復三年沉離數載行年七十有
三耳聾之後眼益暗聲漫啞頰廢不堪自對豈堪對人回首舊遊每憶
與親翁祖孫父子江村祖孫父子西家托契四世為驩此段奇緣古今
罕有當友道凌夷時向同人叙述吾黨聞者亦多企慕思得古人交數
冊以勵頽風台仁得無意乎伯順先生集經大手選定構斯端里屬之



索選目與大序不知曾晤否認真草壯歲以前文字以節見猶有應酬
之文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范質老刻之南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天耶
人耶言之浩嘆不知大手所選定者亦合三歸否各傳親翁日夕讀書
私心嚮往夫讀書自清事樂事當此時而讀書以選君在聞而讀書更
清更樂詩文久饒堂與想目前所讀者更自有在尚又凜于敬養之
誠武公卷于切磋之章古人老而好學二老為最近見蓬老年八十
矣手不釋卷刀非有不赴公車而讀書之興愈銳僕嘗借以自儆誠見
不學便老而衰尚冀足下有以於吾覆也

答張方伯論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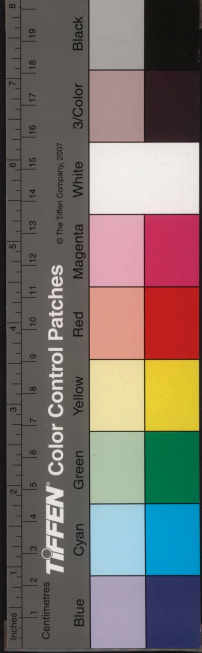
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堯舜躬行其事孔子心純乎理孟子所謂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禹稷顏回同道一是仁覆天下一是天下歸
仁非西件物而件事誠之至聖之至安焉者也學而知利而行勉焉者
也本體各具因氣拘物蔽遂自小其家當至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本
心竟全失矣失其本心者失其仁也失其仁便不成人孟子一口道破
曰仁人心也蓋謂帝王賢聖與夫婦之愚不肖皆天地所生之人則皆
有天地萬物一體之心故急須學力由幾希乍見各就惻隱羞惡之端
而擴充之日用道學自脩功夫則不患不與仁相近也學脩功夫非無
把柄無着落子臣弟友能盡分視聽言動能循禮喜怒哀樂能中節所



合于仁者合此也。不合于仁者不合此也。形迹梅奩不必論。只在戒欺求慊處。既齊清亦仁中之清忠。亦仁中之忠果。達藝皆仁中之一節。一曰。摠不得為仁。顏氏子三月不違度。幾與天地合德。四時合序。此豈可輕易為他人言。其所告及門為仁之方者。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者。也。指稱種。原為人觀面成違。故不得不隨在指點。而記者直曰。罕言原非言之能盡也。仁本必于孝弟。此正天地生人之根。仁義禮智樂之實。豈能于事親從兄之外。別作道理。堯舜之道。惟孝弟孔子之行。在孝經盡之矣。二氏之學。各有源本。然出世之聖人。與治世之聖人。法各為用。強而同之。亦釋伽若子所不願也。天地之德曰生。帝王之道曰仁。義禮智信皆仁也。大聖虛己盡其心者也。大賢克己復其心者也。賢知而下不免于私。己多一分私傷。一分仁時。省察克治。所謂求其放心者也。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所由以適于仁之路也。此道久無人。商承志懷。不問率爾臆。幸教之。

寄劉公勇

道翁之歸山也。真可謂大勇矣。凡聞者無不仰企。然願上風物。視百泉為勝。况是故園。固知道翁之不能來。但意興偶到。亦不容不一表。則以夏峯為君。停不賃房。不種地。兼山堂主人。雖卷矣。尚堪佐道翁一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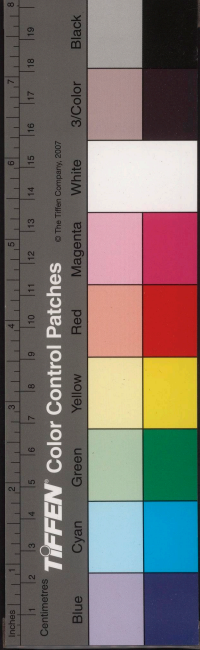
此語不敢為他人言於知則不容默耳天地即寥廓撐拄者實未得
多人有其人矣又悠忽錯過豈不可惜久無便鴻回王子之父舊與公
家兄弟有臭味之好附此當一面晤

復孫崇淵

再接手書驚聞萱堂之變且衰事在暇僕辱三世之知缺為芻求而棘
人戀慟如之何所諭文正先生誌文僕謂韓范一流人須得燕許大
手筆方可勝任因念牧老門下士文章老手較喬儒自是天淵故前番
報字真實相商非敢諉啣他人也至謂非文與人不敢求即文與人矣
非會徽合的者亦不敢求此語僕雖愧之然仁凡不忍相外至詎何敢
忘何能忘因憶文正先生為僕序家乘有云周家尹吉甫文武為憲佐
天子匡王國其歸而飲御迺在張仲孝友此其自待與待僕之意僕即
不肯又何敢忘何能忘俟春明過衛時面計之斷不敢有負也舊紀乃
老伯語言行事所寄如有存者帶得二冊謀持之以廣其傳素詩報老
留案頭抄錄尊君誌銘收訖

與田莘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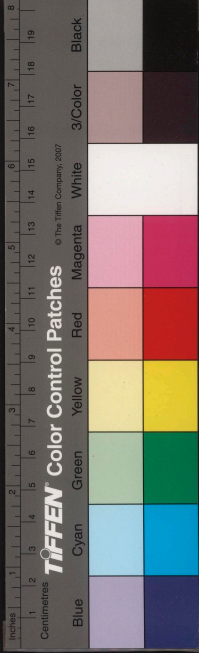
弟歸未讀先生所刺示諸生文感先生虛懷適其鼓舞後學之意過切
弟雖荒廢愧非其人然亦不敢自外弟有所見其不可者不敢不告道
喪學荒之後此事從不經人講說忽聞此言人便驚詫轉相傳語波浪



易生程朱不免於偽學况其下爲者乎第謂此事求同志共學之人不可得即平其情和其氣而不作危言激論者恐亦難其人也昨以問病入城回病不能支遂不及趨晤先生果不見弃相隔非遙旬月之間可以一會實有志於此道者听其自來先生亦勿太癡心也草、不盡

又士寅

昨承下問未盡一得之愚敢回旨旨而詳言之無非借此以爲求救之地凡立言有宗舉意有指弟亦庸措謂閑和以存誠先生庸措謂誠存自無邪然亦非兩事無二功也來旨云夫人一生自童而老一日自子而亥無一刻非邪之緣其未及拒其廢不及覺其細不可檢縱日事提防無論邪不能止即止之爲勞已甚稍懈爲邪將又依故不如以一誠爲主如大學之知止中庸之慎獨曾子之忠恕孟子之不動心但使此物提醒不昧則邪萌自消即如果自當空颯自藏如此日存自無邪久之不用閑無弗誠矣此是一了百當之法只預存一誠自可省却許多閑和工夫靜言思之誠何能預存曾子之忠恕一生自省用多少戒欺工夫方能自煉之時孟子之不動心一生集義擴充長養浩然不奪於外豈一朝一夕可得此境界是欲淨理還有不期存而自無不存之意非決盡群陰閑邪之至豈易語此弟謂閑和以存誠下學也先生謂誠存自無邪上達也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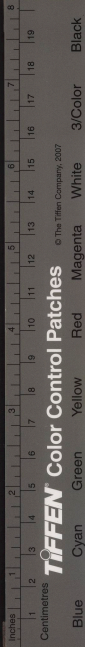


在下學裡以孔子之聖而曰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以顏子之賢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所謂聞和也下學也。而旨亦明言之第未曾判定何為下學後入門時論也何為上達後成德後論也。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愚故謂聞和以存誠存自無和亦非而事無二功也。要知和非淫蕩恣肆顯與名理背叛只稍與吾性命相違拂便非所謂未發之中。節之和君子戒慎獨致吾中吾和急去其不中不和者而誠存矣。誠無妄和者妾也。由一分妄餽一分誠而者爭勝精。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術治術各有魔聲也。貨利從外中之然其根却伏於內感憂懼自內中之然其弊却流於外不適不殖惟湯非知仁勇誰能祛惑憂懼至此之害固同之害和雖虞小補之害治均之皆餽吾誠耳大人不費聞和之功貞婦亦凜即和之誠危乎微乎惟精者聞和也。惟一者存誠也。先施原中不聞存而自存誠者天之道也。生安不廢學利學問之事久矣無人相商故於先生不敢不盡其愚幸直教之。
報戴巖聲

子與氏論五不挾而不挾責難不挾父子之貴為猶難也。也官大司農

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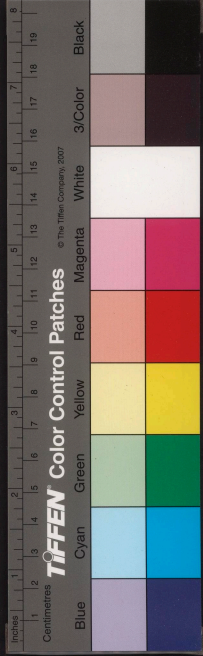
嗣君及第乃獨能易其所難而問不能問寡此非中有所得真能好善志勢者能之乎。
足下生洵謙德不肖無可樂之道而矯語忘人之勢則妾



之源也然則光如之何莫若以危：以朝乾夕惕敬德緝熙內和自無
因而起內和不起自外和不清无妄則誠自誠本體如是應用如是千
聖萬賢知之一成功一摠只如是孟子曰夫本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
固未易幾也故類復雖厲而无咎恒能久而悔亡知其養之不可而
共之於外擇其中之可守而服膺於內峻如之業將炳耀高敦復自敦
良也此便是淨盡堅固田地又何內外輕重之可言孔子生安而自居
於學知顏氏子克復歸仁亦可謂學知曾之忠恕思之戒惧皆是困勉
功夫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到得私欲淨盡時亦只是用閑
和功夫迂善改過夫子憂其未能何嘗有自見為死和時候辱千里下
問率以臆質率直教之

荅馭保汝

聞已移家大鵬山中不知有友相切磋常講說否未字述與程未儀諸
友相質問之言如程子愚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誰能不疑正不可放
過予固喜諸君之有此疑也保汝前後所辯者謂人性至善本自無惡
其所謂惡者皆後來摻入的私心程子愚亦不可不謂之性似說不去
是明與之相左也未儀云目之性能視則非礼勿視者此目而視非礼
者不可謂非此目故善謂之性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亦姑就其言
而解之試味下文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纒說性時便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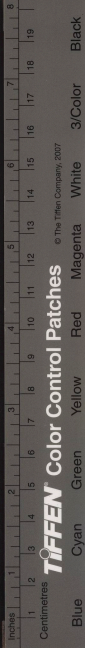


是性也此意自治理會前人說話當會其立言之旨而融通其意莫若
着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相近處是性相遠處
亦是性善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一時活潑說話明是見人為不
善習與性成故作此語若呆解成性惡便千里矣程子又言濁亦是神
善惡皆天理俱與此意同 孟子道性善是就繼之者善說荀子性惡
是就流弊處說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就氣質
說性惡壞人不可訓氣質限人亦不可訓無善無不善禪宗也又不可
訓性善一言千古定案

寄魏石生

甲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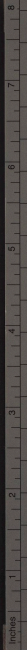
嘗讀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之言以其知己之難也至於感恩亦未易
言者其坐享曲徙之福身膺焦爛之禍雖其中有幸有不幸而謂能忘
情焉必非人也司馬子長以絕代之才常嘆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
為一言遂至虧体奪親抱千古之恨如祁奚性見于范宣備節陳說于
竇霍其間有閔一人之身有閔党人之禍極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
叔向未有感恩之辭孟博竟無報德之語豈古人心之所寓非近今所
能窺耶某之不類不足方古人之萬一且素未侍左右通慙熟于大君
子之前也而先生出其調劑撲烈燭于未燃障崩流于未潰始終愛護
較之奚與彪而泯其聲色較之向與濟而全其身名此旣至德求之史



冊中亦且難其人。感恩知己而念并切。某亦且志于無言矣。某在里門
仰瞻日下。真如跼步。值茲蕪降之辰。草野病癘。既不能躬親道範。又不
敢遣孺子代叩堦墀。亦不敢濫具以溷清嚴。里言一幅。並石章一方。聊
將野人一念。章取許文正制詞之言。以先生今日之平仲也。區區之忱
蓮陸面時。自能道之。臨楮主臣

○又丙午仲冬復書

聞先生請假過里門。亦知蓮陸之有字未。不意鄙人之久稽也。回專一
函託鳧盟轉上。又旬餘日。始得讀先生手書。暨知統錄。纒數百言。迴
環展玩。雖衰病昏慵。不覺躍起。某生平無他嗜好。親師死友。性命以之。
江村阮汝直諒誼。微恭遇先生。賢貴不挾。虛公無我。且於衰病腐生。加
意提攜。某亦有心。敢不自勉。竊思文武以前。道統在上。治統即道統也。
孔子以後。道統在下。學統寄治統也。大人之實事。聖人之訓述。顯晦殊
途。源頭一致。摠不出先生言。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學之本于天。
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學之不絕于人。蓋聖學本天。不本于天。則
異端耳。以人合天生安者。不思不勉。學制之人。則思焉而得。勉焉而中。
困知勉行之人。思焉而未必得。又重思之。必得焉。而后即安。勉焉而未
必中。又重勉之。必中焉。而后即安。得之中之者。摠之以天為準。堯舜性
之與天為則。湯武反之。亦曰應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達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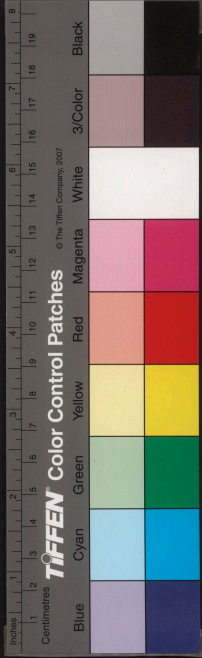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毫矣。復困於病。何地何時。是晤先生之日耶。殊令鷺湖專美前世。以楮當面。不禁神馳。意未盡者。在蓮陸字中。蓮陸適未視前。更進先生陶鑄之力也。中州新得。而人烏。睢州湯荆峴。嶧與今內黃。合張仲誠。宋人稱豫中。二嶽固垂問。而及之。保定常丞先生。已知其人矣。此四人者。皆躬行士也。迨聞朝野一時津。有內學之機。乏徵君相興。起斯文之驗。今日之乎。仲已有所驚。唯道自土。不宣。

谷張仲誠

二月杪忽聞老父母以聞事受累心殊不快。既念學問一事要於拂意。廢廢助於此不破。尚於何處自試乎。此弟可信高明於無言者也。嗣衛守程公祖有字言內黃近狀。且云宗傳一書必欲竟此事。弟謂天下事以流水行雲處之。即有缺漏。正造物伏一生之。机耳。張兄未接手教。兼讀新刻六書。至中有云。無入而不自得。正無處而非學具。見近詣精。密天以無緊要之事。而今之罷官。應以至緊要之事。而今之自任。所謂在彼而不在此也。崔玉階聞已抵長垣。此未足覘學力。實踐湯荆峴頃。有字知即以鄙懷告之矣。近見董應元繁且家中抱病者甚多。不能刻期一候。聞函即已。歸里後會。搃難預卜。所恃同此覆載。此心應不隔耳。補遺一冊如未刻。且停工。乾坤以未濟終焉。密縣錢井階初春過夏。峰一字奉候寄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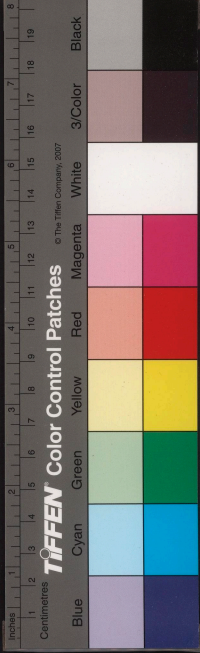
復魏環極

辛亥

八月僕老病正劇忍接先生與馬生手書注念殷切喜慰交集伊時囑
馬生代致鄙衷錄奉懷小詩見意十一月內又從蓼老傳到台札關切
篤摯溢于筆楮迂腐老生何足魯大君子知愛如此於至讀與馬生請
禱之言尤令人感而且愧僕年近九十不即填溝壑一息尚存此念不
容稍懈但病廢餘生暮氣易於昏惰所望有道投命更不容緩耳近賤
恙漸有起色頃聞馬玉老頓作古人友朋凋謝可為嘆息且歸養未終倍
屢遺恨念生平道義之好不敢自外隨中片石圖力疾成之至表墓之
文其諸孤弟使懇借鴻章以為千秋光詒知先生不忍不一操管耳馬
使至夏峰道蓼老在坐囑致候不宣

又癸丑

頃小孫自初門旋備述先生殷注孺子過尊禮下至二三門人亦得一
侍春風叨承化雨真無異置身函丈也感極愧極僕病况無可為知己
道者獨憫一念不敢以衰耄自懈近見得天地古今公共之物任人
挹取原不容較量分別於其間第患不同此志不患不同此道耳先生
以為然否茲鄉人王學詩以不事詩書之人蒙先生品題獎掖伊知感
佩將入都一叩顏色知先生或而樂見其人耳聞蓼老旦晚當至得面
詢起居蓮陸近到北學編一快呈覽



答崔玉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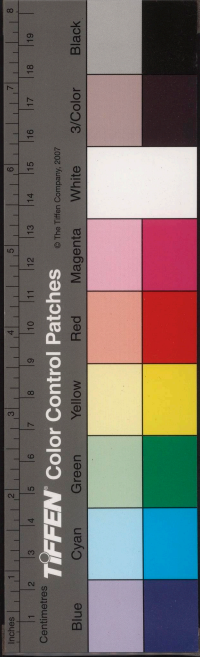
學問一事原為自家安身立命入聖達天所祈天下第一等急務第一等快樂者無逾於斯然非天下第一等入自昧焉而不知求憚焉而不敢任何幸耄年而得不待教之豪傑為之強輔助我燭光此豈偶然也哉非求異不苟同便有深造自得之趣此所以欲罷不能也格致鬼神辯論胸中了徹筆無粘滯可謂登姚江之蘊矣正中自有感之意在昨却雪老過訪極力講究此道自任亦猛不知曾悉其人否率漫

答湯孔伯

趙錦旻久相與知其為詩人也昨過兼山堂論學大旨正與我輩合其論易也謂程朱之後少未不得謂孟子之道得陽明而大光且有引入向學之意魏環溪十年聲氣適以書來其言曰某不自揣有日知嘉喜錄一書成而未梓儒言錄一書輯而未成皆深鑿夫儒而雜禪聖言而無實用者以自警警、數百言皆痛癢此君人多稱之道交可悉其人否前字從日譜中錄之以付蓋臣忽阻雨不能行念同人良會之艱有便鴻故不敢輕錯過然中之所欲言者原非筆舌能盡也

與程念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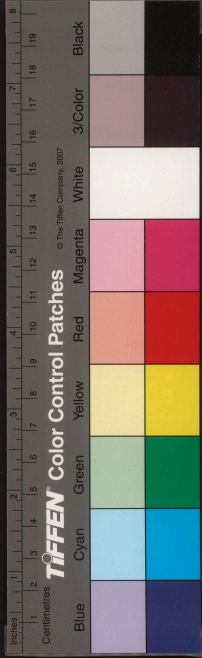
頃小孫家字來傳老公祖近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豚兒姓名應之袁廣文再述台旨治某父子聞之惶悚無地若難以自對、人若敢違鄙



秉萬惟慈鑒治某迂拙衰篤濫叨弓旌大典屢矣自愧無能報稱朝廷
異教今八十有六幸以守拙苟全數年未率兒孫畔野授麈得安半菽
丘壑餘生是皆明公之所賜也某也一生於貧有綠謀生皆自食其力
畔鑿洒掃見孫身自為之豚兒博雅在某左右居家則任書記瑣屑之
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同是學業久荒不能進取年已四十遂成
廢棄今某公祖何所聞而欲濫膺大典不獨孺子學業未成行誼未立
有尊知人之明而治某菴之年父子又來過情之謂某公祖相愛在
格外尚望相成以德也已囑袁廣文亟寢此舉希懇鑒其愚誠另為株
訪豚兒因此稍知自勵勉圖進修矢報知遇正在彼而不在此也

復取逸菴

自入春塵飛雲擾聾聵時有入耳之言自念九十一歲人唯求寧貼身
心不敢以空惚閒度日以睿聖抑詩為功課益信學問全無止期更無
一毫放過處眼踴躄狼狽不能請益同為燈光之助然停雲之思無時
不神馳嵩少之間也忽接手教如覲眉宇佳詩具見徹悟後語第持此
以往當自有水窮山盡時也僕嘗謂學問之道魚平鋪直叙着落十日
用倫常無甚高遠難行能於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遠得大
原本所在高明已到鹿莊又何惧荆棘耶聞東山將返僕謂愛天下蒼
生何如愛天下頑懦知己愿同此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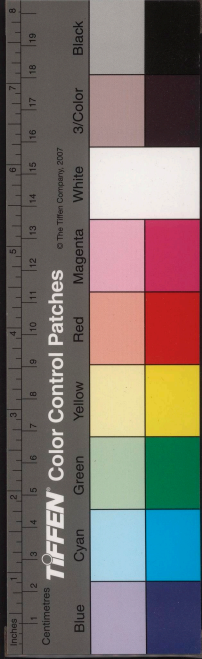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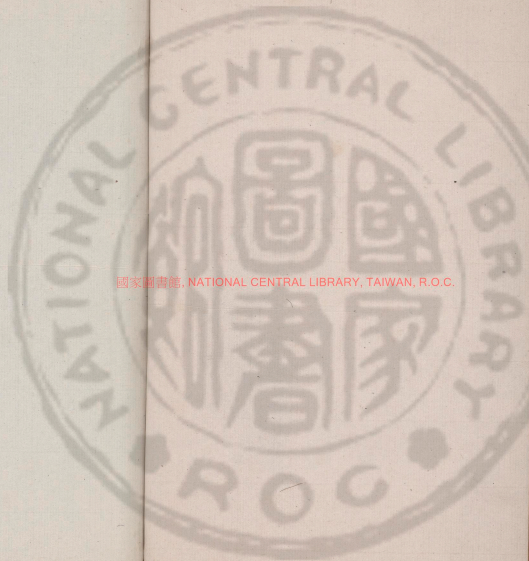
答王蓼航

行之歸其志近祉為慰讀手教意中言外見道力堅定二十年山中研
得殊切敬服弟日日病卧非人扶不能動履無時不念先生邇未遠近
同人戒嚴郵寄故不敢多反于先生之前惟手額好音而已即君特相
晤更見家學見輩荷念並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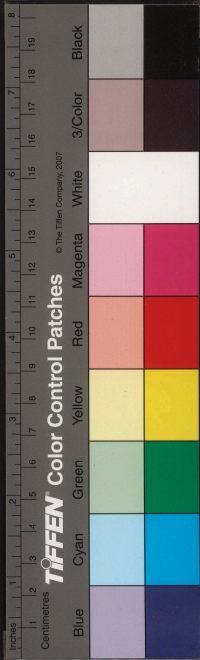
復劉心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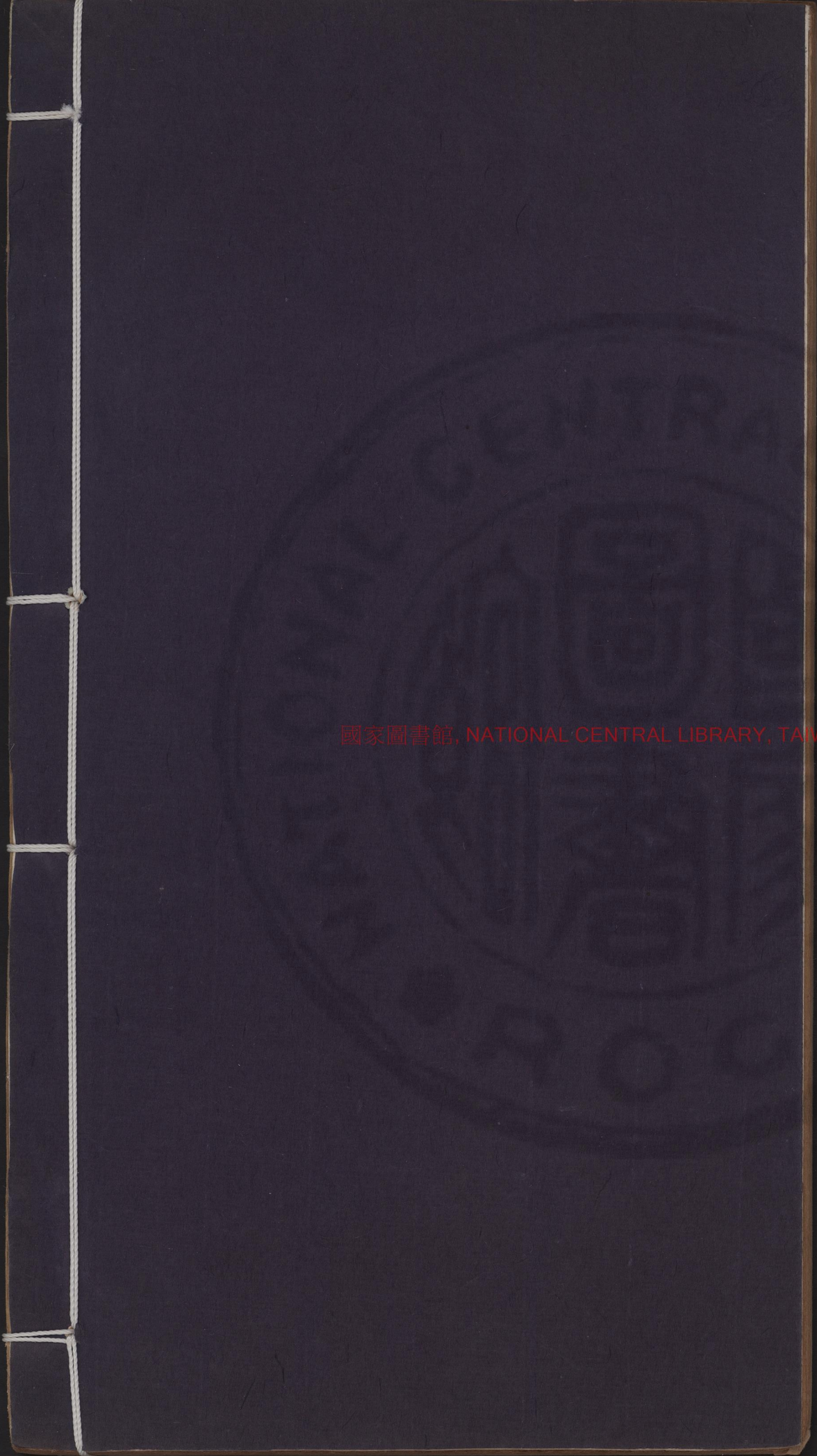
僕今歲九十有一矣服食雖不能似前白日晚夜酣夢中尚有過半每
日三餐一餘能噉粥一盃酒兩盃儘亦不少獨肢體苦動履然遇友人
講說輒津：忘倦至懷念良友興尚勃：然忍接手書令見孫輩及覆
誦讀恍如覩顏色於筆楮間也時勢日非一河之隔音問亦不易所望
吾二三同志各就意見所及自求証入志果真切功當有得進一層覺
一層非止境功夫愈實本體愈虛正不在較量一句一字之差耳承命
堂額聯即附上當此兵戈勞擾之時須求方寸寧謐之地非可向他人
置喙也蓮陸在保受保汝仍館回隆見輩弁注統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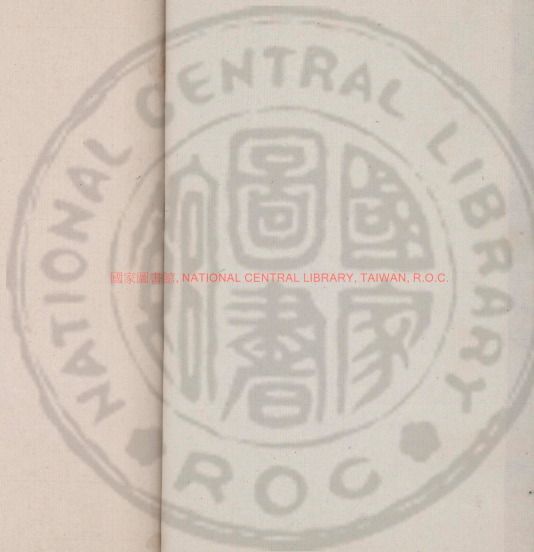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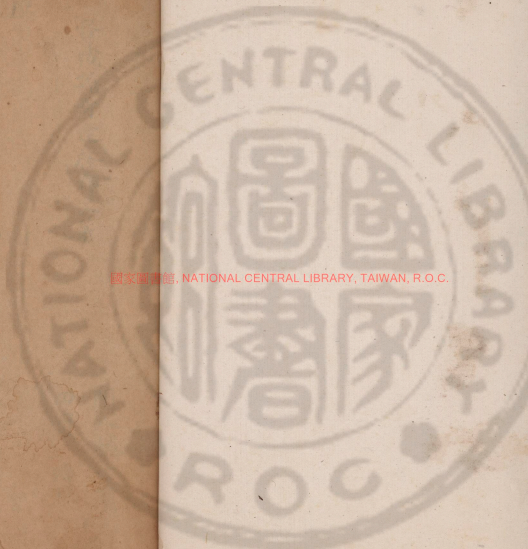


346603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尖圖者去

內有保定刻本已載者議去

歲寒集抄卷之四

容城孫奇逢啓泰父著

門人魏一鰲
四男博雅全編

理學宗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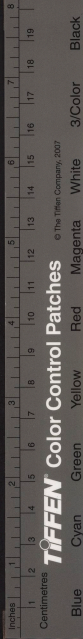
此稿本原序用刻本序可也

往余寄居滬水回病得閑戶以外不敢問也與二三同人死諸儒語閱之日坐卧其間惟有寧貼身心以還造物已再自董江都至鹿江村共得三十餘人彙成帙計八卷就案間所存非敢謂盡儒之選也越五年寫蘇門又益數人以增前選所未脩總之諸儒所宗皆孔門之旨頭緒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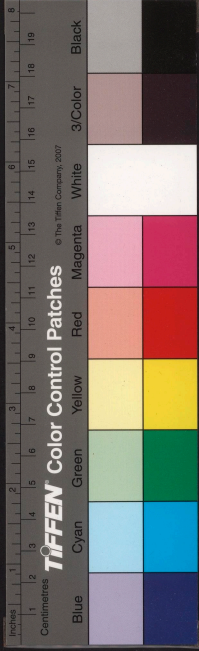
少分便非嫡派然孔子之道自顏淵死已不得其傳及門諸子識大識
小莫不各具聖人之一節實未得夫子之大全夫何有于諸儒余謂諸
儒皆刻意力學有必為聖人之志者也悠悠今古至性塵埋諸儒或以
頃入或以實修各就所見而立為此語以為趨赴之的且欲與斯人共
發明之以提世覺人則其心亦苦矣不可謂無功于聖門也言根于心
而措于事識有大小見有偏全要以不謬于孔門之旨者近是月落萬
川搃此一月讀是錄者或摘一二人之議論偶有相左或摘一二人之
過合偶非其時而蕘疑聚訟似亦不違孔門之旨矣孟子曰三子者不
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乃所稱願學孔子者也孔子嘗終日
言又嘗欲無言夫豈有二哉大凡聖賢憫人心之陷溺憂世道之晦蒙
回病不藥皆不得已而有言有大解悟人出焉能會此無言之旨盡點
繁文直証性始則此錄又其筌蹄矣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
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設見之行事與苟之空言原不在
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為天下裂矣因
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從自
己体贴出來余賦慵拙不能副入之所與我者切未良友鹿伯順批撥
時証諸先正之語嘗思之賴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
隋唐三子得其端濂洛關關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各



少小使非過於孔子之道則須死已不得其傳文門諸子識大識
小莫不各具聖人之一節實求其夫子之大全夫何有于諸儒余謂諸
儒皆刻意力學有必為聖人之志者也德之今古至性處理諸儒或以
項入或以賢冷各就所見而立此語以為起赴之的且欲與斯人共
發明之以提世覺人則其心亦苦矣不可謂無功于聖門也言根于心
而指于事識有大小見有偏全以不謬于此門之音者其是月落焉
濛濛及直聳郵臨此種大其筆說矣

理學宗傳叙

學以理人為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
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
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
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為天下裂矣周
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從自
己体貼出來余賦慵拙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鹿伯順提攜
特証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歿而聞知有待漢
隋唐三子行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各



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全因是知理未
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
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乃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闕而學之字有天
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
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嗜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
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泐
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
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勅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
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明洪承表章宋
詰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萬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
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後至是且二十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
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
子自負為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
公之見知也羅文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
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
入附錄附錄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入殿臺矧千
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皆悟諾不本天之學者區
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為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為新奇以自飾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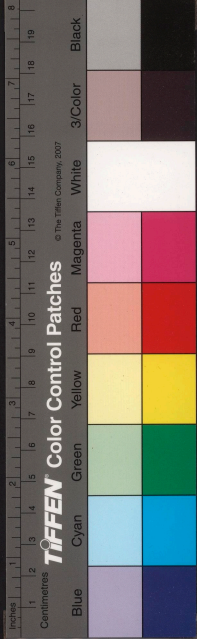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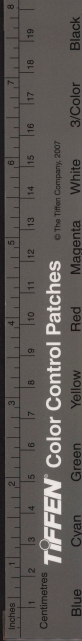
其好高眈外之智其為學也偽而多惑更有以理為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為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指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筌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飢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廿次為叙後至菴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携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為是編管窺彘測之見隨所錄而筆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圖啟盾越顧典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原應事清則書亦集

四書近指序

或問學何為也哉曰學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為體其操功却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周元公曰聖希天程明道曰聖學奉天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假年學易而以此息法天行在春林以天自處即魯論二十篇大之言仁言德細之日用飲食名色雜殊要之文章皆性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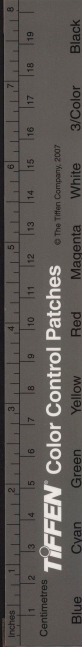
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殆所稱盡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論所載。無言可不會通。然其教之所重。而本之所滙。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至善。子思得之。而修道而教。孟子得之。而集義養氣以塞天地。皆所謂一以貫。斯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于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硯。終老無聞。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公量。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即如清任和。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皆古聖人也。微箕比干。至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八焉。支分派別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心不能一者。是其端與我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夫子嘗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我論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十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大地。所以為大也。劉靜修著有回書精要。惜久失傳。鹿巷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余葵菴偶讀論語復識數言于其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共讀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遠且難之意。而後士體慨之哉。好記甚詳。石一詩之闕人。達士咏歌。記叙之文。已大飽靈奧之腹。而僅存者。危學士素堂其于一二段耳。其曾孫馨之公。啟再為表揚。則養士之



人以至誠配天同一不已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與子始所稱書人以合天則人也而實天者乎魯詩所載無言可不合通雅其數之所重而本之所匯則時習一語足盡諸賢之蘊故曾子得之而明德吾齋齋語亦示不可求也詐孽丘鑽之意合氣以卷天地皆明也蓋坐惟余蓬萊高齋齋語野橋瑞言千古首難白並註以告吾黨士也

魏義士還田卷序

吾容有魏義士者生于勝國之季迄今逾三百年而眉宇精神宛然如在因而感于立言之業比于功德信不誣也義士世居容之沙河村其慷慨好施初于即志中領其櫛後父老年長者間能道公還田事然事蹟恍惚子孫喬野其人亦在稀微縹緲之間一日余從侄高雅出一殘卷示余曰其妻黨魏義士還田卷也余一披閱而義士慷慨之懷好施之念宛宛鬚眉色映于殘編斷簡中共計所還蓋十餘頃撒數總數註記甚詳若一時之聞人達士咏歌記叙之文已久飽蠹象之腹所僅存者危學士素暨其子一二段耳具曾孫睿王公敏再為表揚則義士之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德輝并傳義士者之精氣俱可得于意言之表矣義士還田奉末卷中
已有記卷存而義士之功德與俱存誰謂立言非不朽盛事哉卷雖荒
廢乃吾容三百年來文獻也按敬為此卷在永樂五年丁亥卷中吳勉
之長歌在洪武己酉危學士父子序記己失年月獨載避兵事在至正
戊戌則距今且三百年矣夫還田事至永樂五年大要四五十年間而
碑已稱殘卷已稱廢自永樂五年後二百四十一年而殘者雖泯則廢
者猶存使後死者猶得弔殘而續廢非鬼神呵護不至此而亦云艱矣
得之既艱可令其失之容易余姻友崔西星與義士同里余曰若知爾
庄之興讓乎夫庄以義士得名則義士當與此庄不尤兀生于其鄉而
入于其里者當不知如何而去其競心矣西星慨然為新其卷而嗚余
引其端余聞義士久祀鄉賢不知何時有等作喜感任好惡之人以為
生前無爵位遂潛去其主退淫既久徵實無人而祠中竟失此卷坐席
噫嘻鄉賢而論爵祿也則顏閔一流烏得窺俎豆末光耶吾容彈丸賢
豪接踵靜修忠愍而外張處士希古人皆能道之不知義士固關山之
導師也

導師也

✓

御大夫暨紳士婦女烈之而死者指不勝屈而保定而外

數千里節義相里

徐林

徐林

後得之於公且自始至終從容就義

亦可謂烈丈夫矣公殉義在癸未十月

先帝嘉公死已贈按察司僉

事曰題其冊曰真先帝臣梅忠烈從嚴議也義君死社稷臣死城守

